

WEI SHEN ME SHOU SHANG DE ZONG SHI NU REN

• 长篇小说 • 李同峰 著

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

WEI SHEN ME
SHOU SHANG DE
ZONG SHI NU REN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女人/李同峰著. —北京: 中国
华侨出版社, 2003.12

ISBN 7 80120 761 0

I. 为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5561 号

●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女人

著 者 / 李同峰

责任编辑 / 卓 力

装帧设计 / QS 艺屋

版式设计 / QS 艺屋

责任校对 / 志 刚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 印张/10.5 字数/260 千

印 刷 / 北京市银祥福利印刷厂

版 次 /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/ 7000 册

书 号 / ISBN 7 - 80120 - 761 - 0/I·111

定 价 / 18.5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: 10002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此书谨献给饱受过精神打击和折磨过的女人们——

爱情、事业和孩子对男人和女人来说是平等的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却不尽其然，女人在任何时候，往往比男人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高昂的。我们要为女人们呐喊，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女人！

阳光也有七情六欲，穿过了白色的纱帘，偷偷地、静悄悄地射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卧室，毫不掩饰地盯着一对熟睡的夫妻。女的睡在沙发床的外侧，身穿着薄薄透亮而又雪白的睡衣，侧身曲腿，双手抱在胸前酷似睡美人；男的背朝天，两只手搭在枕头上趴着睡，赤露着宽宽的肩膀，厚厚的肌肉，很有节奏地发出呼呼的鼾声……

这是一间很简单却又很体面的卧室，虽然是现代住宅卧室，却融着西欧风格。大概是职业的关系，墙上挂着几幅不同体位的人身针灸穴位图。整个房间没有一件家具，只有墙角电视柜上放着一台进口彩色电视机。

世界上的万物都有脾气，床柜上的小小闹钟突然发作，武平被惊醒，伸手止住了钟的脾气。少顷，她慢慢地起身下地站了起来，用双手朝后拢着飘逸的头发，在阳光的映衬之下，透出了她的优美的线条，高耸的乳房和白皙的大腿。她脱下了睡衣，蹬上了衬裤，穿上绒衣。她有张迷人的脸，弯弯的眉下展卧着一双透澈明亮的眼睛，似秋水、如寒星。她是偏长方脸，也称得上是樱桃小口，牙齿洁白，说话自然带有的微笑给人一种稳重、高雅的感觉。

她穿着拖鞋来到了厨房，打开煤气，蓝色的火苗发出呼呼的响声，她十分利索地把小铝锅涮了又涮，从冰箱里取出三袋牛奶倒入锅内放在了煤气灶上。她边走边用手拢着纷乱的长发用皮筋牢牢地套住，遂又来到了卧室。

她望着还在梦中的他“扑哧”一下横卧在了床上，用白皙修

长的手晃动着她宽宽的肩膀，拉着长腔：“起来吧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我的大作家。”

他没有任何反应，她不肯罢休：“你不说今天叫我早点叫你吗？”

他被晃动得睁开了双眼，翻过身子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她，好像是想说什么，又说不出什么。

她望着他，手指头捅一下他的脑门子，笑嘻嘻地：“瞧你这傻样。”

这一下，似乎给他充上了电流，他双手猛地一下搂住了她的脖子，来了一个额头对额头，鼻尖对鼻尖。

她扒开他那双又大又软的手：“都几点了，别闹了，再磨蹭可要迟到了。”

他懒洋洋地打哈欠：“几点了？”

“快八点了噢。”她告诉他说。

“哎呀，不好，今天作协召开文学作品分析研讨会，说啥也不能迟到，我这无组织、无纪律的人都在作协出了名了，今天头头脑脑都去，我要不作作脸，就再也说不过去了。”他急急忙忙找衣服。

“我要是你的领导，专治像你这样的人。”

“怎么个治法，有何绝招？”

“迟到早退一次通报批评，二次大会做检查，三次工资献爱心，救助失学儿童。”

“这两条我还真不同意，这第三条我举双手赞同，就怕领导们把钱用偏了，一个月的工资倒没多少，乱七八糟加在一块不到一千块钱，能救助两个学生也是为来世所修的福”。说到这里他转了话题：“我倒想起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，南方一个县竟把上级拨下来的扶贫救济专款用来吃喝找小姐，你说像这样的领导该杀不该杀。”

她点点头，忙着叠着床上的被褥：“该杀。”

“所以，我这一个月的工资要真的落到失学儿童手里就好了。”他接着说。

“我是这样比喻，主要是治治你的松散劲。”她说。

“你啥也不懂，作家由自己的特殊职业决定着，不论是迟到也好，早退也罢，甚至几天不露面，小名都叫下基层体验生活，写作需要。不像你们当医生的，病人去了你还没去，那不行。再说了，你也只能在病人面前当领导，天老爷也不可能赐给你一个给我当领导的机会了。”

“没准，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，说不定哪一天，我的名气比你还大了……”

“算了，我看你家祖坟上冒不了那股青烟了。”

“行了，你胜利了，一比〇。”武平边说边把他的内衣裤扔了过去。

他火急火燎地穿上内衣，一溜小跑奔向洗手间。

他留着长长的、乌黑的长发，比女人的披肩发要短，比女人的齐耳短发又长，而且还带着点波浪卷儿，他身材高一米八三，大大的方型脸庞。

他在洗漱间里把牙刷在嘴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捅得飞快，瞬间，牙膏泡沫白花花的封住了他的嘴，完了，他把手巾往水里一摁一拧，在脸上简单地蹭了两下迅速地解决了战斗。

此时的她已把床上的被叠好，在上面罩上了大大的床罩。

他又火急火燎地进来穿上了裤子上衣，对着镜子扎上领带，戴上了手表来到了餐厅，她也跟了出来。他没在餐厅停留，直奔另一间卧室，轻轻打开门，伸头望了一眼，又轻轻地把门带上，转过身来，拿起放在沙发上的手提小包，准备下楼，刚到门口伸手要开门，她从厨房端着牛奶来到客厅：“牛奶煮好了，赶紧喝了吧。”

“不行，来不及了，留着你和冬歌喝吧。”

“早起来不吃饭怎么能行呢，晚也不能差这一会儿吧。”

“我是个大活人，岂能叫尿憋死，老办法，会开一会儿，半道溜号出去对付一口，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。”

她关切地：“你呀，对自己的身板就是糊弄，一点也不注意。”

他笑嘻嘻地说：“我这驴脾气，牛体格，能顶一阵子，放心吧。”

“那不行，你必须吃完再走。”她关切地说。

“没关系，再见，上午十一点在老地方，不见不散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没等她来得及开口，他搂过她的脖子，轻轻地亲了她一口，开门走了出去。“叭”的一声，门被带上了。

她目送走了他，转身到了冬歌的卧室，看着熟睡的冬歌，又看看书桌上的电子钟后，还是把冬歌推醒了：“冬歌，起床吧，吃完饭妈妈送你上学去。”

冬歌揉着半醒不醒的双眼坐了起来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瞧着她，少顷，她正哈腰为冬歌叠被，冬歌猛地搂住她的脖子脸贴着她的脸。

“都快成大姑娘了，还撒娇。”她说。

的确，冬歌虽然才八岁，刚上小学三年级，可她那聪明伶俐劲，要强的性格，喜欢打扮自己的爱好，还真像个大姑娘。她在家从不讨她烦，一上学就被戴上了班长的桂冠。冬歌长得特别像她，修长的身材，洁白的皮肤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一笑一对小酒窝，特别招人喜欢。她天赋条件好，能歌善舞，在幼儿园时就是小舞蹈演员，多次在电视台的幼儿舞蹈节目中领舞，而且歌也唱得好，用行家的话说：“小冬歌将来很可能成为一名舞蹈明星或者影视剧演员。”从学习上来看，在当今社会上家长们都十分重视幼儿早期教育的时代，作为冬歌，刚上学就能当班长，可以想象她对她的教育及冬歌自身条件如何了。

在家里，冬歌是她生活中的惟一精神依托，她觉得只有冬歌

在她身边，她的生活才充实、幸福和快乐。而且，冬歌也确实做到了在生活中让她快乐。每当她的心情不顺当的时候，脸上泛有愁云的时候，小冬歌就能洞察得出来，用她那天真活泼的性格语言，让她忘掉愁云，笑起来。

冬歌自己穿好衣服，她也已经把被叠好。两人一同来到洗漱间，冬歌还没有来得及伸手拧水龙头，她抢先一步把水龙头打开，并且递过了香皂，冬歌一双大大的眼睛望着她：“妈妈，你不说我都成大姑娘了吗？大姑娘应该什么都会做呀。什么洗脸，刷牙呀，都不能靠妈妈了。”

她望着懂事的冬歌，还是为冬歌梳着头说：“我不是怕上学不赶趟了吗。”

“晚不了，你上班可别晚了。”

“我今天中班，下午两点才上班呢。”

冬歌洗漱完毕，来到餐厅，自己打开饼干盒抓了一把饼干，放在了妈妈早已准备好的牛奶里，用匙轻轻地摁着，待饼干全部渗透牛奶后，吃了起来。

春天的早晨，显得格外爽朗，阳光明媚，微风阵阵，摇动着嫩绿的垂柳，宽宽敞敞的马路上人如浩海，车如穿梭，画出了城市独有的风景线。又像一条长长的屏障，把一座座高楼大厦一分为二。

她一只手牵着冬歌的手，另一只手搭在冬歌的肩膀上，并排着，沿着马路牙子朝冬歌的学校走去。学校离家不算太远，走去也就是十分八分钟的路程。

眼瞅快到学校了，眼前的一栋楼引起了冬歌的注意，她指着说：“妈呀，我们要是在这栋楼里住该多好啊，我上学就不用你接送了。”

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轻描淡写地：“那不是你和我说了算的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不怨你，都怨我爸和我爷爷。”冬歌似乎又意识

到说这话会让她伤心的，急忙转了话题：“对不起！妈妈，我不该提起这事，又惹你不高兴了。”

“有什么不高兴的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什么时候也高兴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。

“看到肖叔叔呢？”

“别瞎说。”

她把冬歌送进校门，冬歌转身伸起再见的手，她也跟着伸起了手，微微笑着。

她把冬歌送到学校回到家里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也许是女人爱干活的天性，也许是她是大夫，有着爱干净的职业病，她把整个家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收拾得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。在不觉不知中已到中午了，她刚想喘口气歇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了早上他临走时的话：“老地方，不见不散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看着表，把手中的抹布拧出来晾在阳台上，回到屋里对着镜子梳妆起来。

老地方，顾名思义是去的地方。这个地方，是他重新打开她关闭很久的爱情之门的地方。所以这老地方有着极特殊的意义，当他再次提到老地方时，她从内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喜悦。

她的皮肤十分洁白细嫩，她从不浓妆艳抹，只是少少地擦一点护肤霜，用眉笔加重一点天生的柳叶眉，淡淡地抹一下黑红色的口红就显得十分清秀、俊俏。她也从不披金戴银，乌黑自然流畅的长发衬托着她那稳重、内向的性格。她就是这样简单地收拾一下自己，上衣换上了一件奶油色的鹿王牌纯羊毛外衫，下身换上了黑色波纹长裙，上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给人一种休闲自然之美感。她挎上枣红色的皮包，做好了准备赴约前的各项准备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

为迎接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，园林部门早已经把公园打扮得

焕然一新，百花盛开、绿树成荫、弯弯曲曲小道的尽头碧水荡漾，清澈透明，倒柳似披头散发的少女，成群结队地站在湖岸上，旁边一座人造假山中的“人工瀑布”此时正是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，溅起老高的水花被抛在空气中，人们稍稍靠近一点，就有一种在毛毛细雨中的感受。她来到了这瀑布前，这就是他所说的老地方。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溜走，她不住地看着手表，都快过半点了，他还没有来。她显得十分焦急，不住地眺望着。

不一会儿，他气喘吁吁地，一溜小跑地来到她面前，来不及开口，她先问他，似乎还有点不高兴：“怎么才来呢？”

他还在喘着粗气，开玩笑地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迟到是我的老传统了，有时候约会办事不迟到，心里还不得劲呢。”

“那也得啥时候吧。”

“别提了，这大尾巴会，没完没了的，磨叽透了。”

她理解了他，转了话题：“吃早饭了吗？”

“老一套，半道溜了一趟，两根果子，一碗豆浆，解决贫困。”

她深情地望着他，掏出手绢为他擦着从额头渗出的汗水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她又感受到了他的英俊与潇洒，浓浓的眉下那一双大大的、会说话的眼睛，能揽明月，能装秋波，此时他正在用眼睛向她吐露真情真意。

此时的他，再一次捕捉到了她的相貌和心灵交织在一起的美丽，只有她的存在，整个世界才更靓丽了几分。

他情不自禁地双手搭在她双肩上，轻轻地向前一拽，低下头，又轻轻地碰击着她的额头。

她扬着头，含情脉脉地问道：“肖凡，有话干嘛不在家里说，非到这儿来说呢？”

肖凡笑了，笑得很自然：“武平，我喜欢的是自然环境，好的环境更能使感情升华，留下的是永远抹不掉的幸福记忆。在这

美丽如画的意境当中谈情说爱，更富有诗意，再说，也为我创作爱情作品提供一手材料。”

“三句话不离本行。”

肖凡说：“那就对了，写作品就像你给病人打针，总瞄着一个地方——屁股。”

“没正经的，到底约我来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肖凡确实有一句心里话要说，已经藏在心底很多日子了，平时没有用的话他不管什么时候都随便说，但有用的话他总是想说了就办到。所以他今天要给武平说的这句话分量自然很重，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思量，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。

武平望着肖凡深思的脸庞有些着急了：“我发现你平时说话就像竹筒倒豆似的，今天是怎么了，说起话来费劲了呢。”

肖凡此时才一本正经地带有相求的语气：“我们俩结婚吧。”

肖凡的一句话，使武平期待的脸庞一下子变成忧愁的脸庞。

结婚，对男人、女人来说是最高兴的事了，要不为什么称洞房花烛夜为四大喜事之一呢，可对武平来说，再婚，面临的是一场严酷的考验。她结过一次婚，有过八、九年的婚史。就是这八、九年里，武平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与快乐，每每下班回家，气氛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，只要划根火柴就能爆炸。

论长相为人，王义岩太不配武平了，外面的邻居都在说，武平是朵鲜花插在了王义岩这堆牛粪上了。

然而，王义岩的父亲王化龙却把儿子看成是一朵花，只要他和武平分手，肯定能找到一个比武平强百倍的人为自己的儿子做媳妇。

武平和王义岩分手后，偶然一个机会认识了肖凡。那是一年前，肖凡患病住进了武平所在的医院，恰好，武平是肖凡的主管大夫，第一眼见到肖凡就很有好感，但那只不过是医患关系，各自也不太了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肖凡对武平也产生了好感，彼

此间话也多了起来，特别是武平晚间值班的时候，肖凡总是偷偷地给武平买上热腾腾的饺子送到她的办公室，趁没人的时候跟武平唠上几句嗑。有一次，肖凡晚间突然发烧，巧得很，正赶上武平值班，她为肖凡打上退烧针，挂上磷霉素钠，又拿来酒精为肖凡擦身子。肖凡大便干燥，她到其他病房借来香油给肖凡喝。正是这一次难忘的照料，俩人在眼睛里都留下了互相喜欢的神态，埋下了进一步发展关系的种子。肖凡写得一手好字，让武平羡慕不已，肖凡谈人生艺术，让武平大开眼界。天赐良缘，有一天晚上，在武平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打搅他俩，他们一谈谈到下半夜二点多，而且在这夜深人静而又十分紧张的环境中相互拥抱亲吻。

肖凡要出院，他写了一篇长长的情书，给了武平，武平没有拒绝，肖凡又写了一个条子：“明天是我的生日，我们到公园走走好吗？”武平答应了。第二天，他们俩第一次站在了现在站的地方，武平还特意肖为肖凡买了领带卡，送给肖凡作为生日纪念。

世界上的事也真巧得很，也正是这一天，是武平女儿冬歌上学报名的一天。他们俩在公园转了几圈，武平感觉到有点累，就双双回到武家，共进了晚餐。

在武平和肖凡共进晚餐的时间里，武平的脸上始终洋溢着从内心流露出的兴奋表情。对她来说，每给肖凡朝碗里夹一口菜，盛一口饭，再看一下肖凡大度超凡的气质，豁达开朗的脸庞，都是幸福的。快十年了，这是不曾有过的舒畅和快乐。特别是她和肖凡公园一行，更使她难以忘怀，也是十年间的第一次，她和肖凡相互挎着胳膊，迈着统一而又协调的步子，吐露着心里话，不但时间过得飞快，就连公园的一草一木，都为他们俩的幸福祝福。

她曾问过肖凡：“肖凡，我哪儿好，你为什么给我写一封情书，你知道我是独身吗？”

肖凡轻轻一笑：“秀才不出门，遍知天下事，对于你的身世处境，我早已了如指掌。”

“你也够坏的，偷偷地了解人家的事，像那个大个亨特神探。”

“因为我喜欢你，特别是到后期，我要快出院的时候，只要你的身影不在我的病床前晃动，我的心就像没抓没落的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越想看你一眼，你越不进我的病房，总是在去其他病房的时候，用眼角扫我一眼……”

“你观察得够细的。”武平说。

“是心灵告诉我的。”

“所以，你在给我的情书上写到，连我来上班时上楼的声音都听得出来。”

“那是真的。”肖凡微笑着点点头，深情地看着武平，武平被情打动，兴奋地把头向肖凡腮部贴了贴，用手使劲地攥了一下肖凡又大又暖的手。

“我也是。也许是缘分，在我们这儿住院的患者何止千万，什么样的职业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可惟独你闯进了我的心田。”

“这是因为我是堂堂正正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”

武平望着肖凡和蔼可亲的脸庞，听着妙趣横生的语言，心里是甜的，脸上是幸福的。

武平在和肖凡相处的这段时间，感觉到了王义岩和肖凡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，最起码肖凡知冷知热地疼武平，像对待亲生女一样疼冬歌，相处起来也有乐趣，所有这些，武平在原来的婚姻生活中是没有尝到过的。她从内心想和肖凡结婚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，并且已把他当成没结婚的丈夫了。

作为肖凡，是个单身汉，又有着耀眼的职业，虽然有些风流事，也是很通常的事。可自从肖凡结识了武平之后，仿佛变了一个人，武平像是有什么魔法，紧紧地吧肖凡吸引住了。

此时，武平把笑挂在了脸上：“行，可现在不行。”

肖凡有些沉不住气了：“怎么，你是不了解呢还是不同意。”

武平笑着说：“傻样，不了解你，不同意能让你隔三差五地

钻进人家被窝里。”

肖凡此时吃了定心丸：“那就结婚呗。”

武平岔开话题说：“好了，我都饿了，先吃饭去吧，下午我还上班呢。”

肖凡无奈地被武平挎着胳膊，肩并肩地走出了公园门，离开了这个老地方。

饭店里，肖凡和武平在一桌前坐了下来，要了四个比较简单的小菜，两瓶啤酒。

肖凡问武平：“你喝点什么？”

武平回答说：“我下午还得上班，来碗肉丝面就行了。”

武平说话时给肖凡斟满了一杯啤酒，肖凡一扬脖，像是朝水池里倒水一样简单干净。

武平则劝着：“着什么急，慢点喝嘛。”

肖凡用餐巾纸擦下嘴唇：“我喝酒有个特点，就像灌别人一样，没等客人喝好，我先把自己喝倒了。”

“那何苦呢。”

肖凡又一杯啤酒下肚：“喝酒代表一个人的水平，能喝酒的干什么工作水平都高，不能喝酒的什么也干不好。”

“纯粹是胡言乱语，毫无根据。”武平边吃着面条边说。

“肖式理论，也不见得全对，但可以考虑。”

“下午别忘了接冬歌去，冰箱里有肉，给冬歌做盘菠萝古老肉，煮点面条或焖点大米饭都行。”

肖凡又一杯下肚：“遵旨。”

武平开心地笑了。

自从武平和冬歌离开了王家，可以说王家失去了半壁江山，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对于王义岩来讲，确实亲身尝到了有媳妇和没有媳妇的滋味，他天天感到孤独无聊，那种平时就不爱说话的性格变得更加不爱吱声了。特别是每当晚上独守空房时，

多么想武平现在就在身边，搂过来近乎近乎，可现在一切都完了，一切都不复存在了。王义岩也知道，武平离开他们家，主要原因在他父亲方面，但作为王义岩来讲也有一定的责任，比如说，个人的大事，不能让当父亲的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，好赖王义岩和武平的感情还可以维持，但论到王义岩的责任吗，武平最看不上他的就是懦弱，活像个老太太，心眼窄得比针眼还小，天天疑神疑鬼的，把武平看成私有财产，早走一会儿，晚回来一会儿，王义岩都得问个遍，干什么去了？啥时才回来？和谁呀？武平心想，和老人在一块住，吵吵八火的也不好，就心平气和地告诉他，时间长了王义岩更变本加厉了，只要武平有社会交往，王义岩总像法院审案子一样，一点细节也不能漏地交待出来，说和同志在一起，第二天他就打电话核实一下；说和同学在一起，你必须说出是男是女，到一块干什么？要是武平不说，这一晚你就甭想睡觉，他没完没了地拉着问个没完，武平不吱声，他自个坐着哭天抹泪地：“你有外心了，是不是我配不上你呀，俩口子没有不说的话，就是有隐私也得说出来让我听听。”武平一气之下告诉他：“你再这样下去我和你离婚”。王义岩哭得更惨了：“看，我说对了吧，没有外心怎么能提出来和我离婚呢。”

所以，遇到这样的男人能受得了吗？晚上不让你睡觉，白天还得上班，叫谁也承受不了。今天的王义岩想通了：假如和武平复婚，我一定天高任武平飞，海阔任武平跃。武平是家庭型的女人，不放荡，事业心强，她的交往都是正常的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王义岩的错。

王义岩想到这些伤心的事，自然脸上不大高兴，大清早刚出屋门想上厕所，恰巧父亲王化龙拎着包刚要上班，看到王义岩一脸愁容，便训斥道：“没出息，没有了媳妇就像霜打的墙头草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女人有的是，你陈叔家的女儿珍珍到现在还等着你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定个日子办了不就结了吗，

没出息的东西。”他也为王义岩的亲事闹心，大清晨又看见王义岩那副模样，气不打一处来。

王义岩被父亲几句话说得哑口无言，瞅了瞅尊严无比的父亲，进了厕所。

这个时候，王义岩的母亲从屋里出来，朝着老头子：“大清早的，干嘛对孩子这样，有话不会好好说吗，他又不是小孩子。”

“哪里都有你，回屋里呆着去。”王化龙一点也没有客气。

王化龙见王义岩在厕所老半天不出来，就把老伴儿几句话给塞了回去。戴上鸭舌帽，戴上眼镜开门出去了。

还是母亲知儿子的心，母亲从屋里出来，劝着王义岩：“义岩，别生气，你爸的脾气一辈子就这样，不容人。再说了，已经都这个份上了就答应了珍珍这门亲事吧，这是你爸做的媒，娶回来就是赶不上武平，他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为什么你爸一大早就这么大的火，昨天晚上珍珍的爸爸又来电话问这事了，你呢又回来很晚，你爸也没看着你就睡了，今天早上看到你了，能不发点火吗。”

听到这番话，王义岩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也看透了，以后我什么事也不能光听我爸的了。”

“别的你可以不听，这门亲事你可得听啊。”

“我不听怎么地。”

“哎呀，义岩哪，你可别给这个家添乱子啦，你这胳膊拧不过你爸的大腿，从情理上，珍珍的爸爸是你爸爸的老同志，几年前你又和珍珍处过一段时间，相互之间也比较了解，这事也不算是难为你。”

“我心里很乱，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那怎么能行呢？”王义岩的母亲有些担心：“下午你爸下班回来，听到你是这样的口气，那还得了呀，我也安宁不了啊。”

“不行我就走！”王义岩话说得斩钉截铁。